

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姻緣傳

## 第四十七回 因詐錢牛欄認犢 為剪惡犀燭降魔

九疑凶，人更險。方寸區區，層疊皆坑坎。柔舌為鋒意劍慘，一言禍敗，幾致人宗斬。  
鬼難欺，天有眼。憲台犀火明於閃，霹靂當空回夢魘。端人確證，驚破妖狐膽。

——右調《蘇幕遮》

接說晁梁被那光棍魏三的攪亂，谷大尹的胡斷，致使那晁思才、晁無晏俱算計要大動干戈，就是晁梁也自生疑慮。晁夫人和春鶯氣的只是哭。你說這樣光棍，叫他昌盛過好日子，豈不天爺沒眼？晁夫人發恨，要自出去，趁著徐宗師按臨夏津，親自遞狀申冤，望求明斷。適值邢侍郎經過，忙亂了幾日。

邢侍郎在城中回拜，匆匆的赴了一席，連忙的上船，要往晁鄉宦墳上致祭，祭完還要連夜開船。到了墳上，武城縣官接著相見過，辭了開去。卻是姜副使迎接入棚，更衣上祭。祭完，讓至莊上筵宴，姜副使備說魏三冒認告狀，縣官絕不認情，立了文卷，勒令養母終身，改姓歸宗。邢侍郎說：「這事一定有個因由，不然，這個光棍憑何起這風波？」姜副使又把當日晁知州死後，族人怎樣打搶，徐縣公經過怎樣問斷，親自叫老婆驗看，叫人報喜起名，前後細說了一遍。

邢侍郎說：「這個縣官也可謂鎮密之極，後來誰知還有此等浮議！」姜副使說：「這徐父母就是如今敝省的見任學道。」邢侍郎說：「原來如此。有他見在，這就是極真的確見了。」姜副使說：「正是，所以晁夫人算要自己出告。不然，留這疑端在後，甚是不妥。魏三的狀上，他說因貧賣子，又說賣子的原銀三兩，現在為證。這小婿是十二月十六日子時生，黎明即往縣裡報徐父母知道。適值那十六日早晨徐父母往儒學上樑回來，還穿著吉服，還說：「此子定有造化，叫我穿了吉服迎你們的喜信。我上樑回來，就起名晁梁。」如今那光棍打聽不真，說是十六日酉時。如此的矛盾，縣公也絕不推究，只以光棍之言為主。」

晁鳳說道：「俺爺兩隻手上天關文，文里長的毛。邢爺記得不曾？」邢侍郎說：「這我記的麼，我還常對著人說。」晁鳳說：「如今俺二叔兩隻手上合爺的一樣。二叔，你伸出手來與邢爺看看。」晁梁伸開手掌。邢侍郎道：「可不奇怪？與尊翁的一些無異！」

晁鳳又說：「昔日梁生的模樣，邢爺還記得麼？」侍郎道：「我記的麼。」晁鳳說：「俺二叔這模樣，邢爺看象似誰？」邢侍郎說：「你說象誰？」晁鳳說：「別人沒見梁生，邢爺是見過的。這二叔合梁生的模樣有二樣麼？」邢侍郎說：「我昨日相見，就說合梁生一個模樣，這卻是怎說？」晁鳳說：「這二叔可是梁生脫生的。」邢侍郎說：「這奇！你細說說我聽。」

晁鳳把那晁源從邢侍郎行後，怎麼發瘧疾，發的怎樣見鬼，奶奶差晁書香岩寺請僧保安，撞見梁生胡旦在寺出家；怎樣晁源留他行李，騙他銀子，晁夫人替晁源賠了梁生胡旦的六百三十兩銀；梁生胡旦怎樣常來山東看望，梁生發願要托生與奶奶為子；到了十二月十六夜子時，他那裡坐化，這裡奶奶做夢，夢見他進屋裡來與奶奶叩頭，說奶奶沒人，他願來伏侍；奶奶剛醒，沈姨就生二叔，落草也是子時；奶奶說夢見梁和尚生的，算計起名「晁梁」，可不可的大爺就起了個名字。又說：「梁和尚至今未葬，肉身壘在龕內等他自己葬他。奉教修建的墳塋，好不齊整。明日邢爺船過，待不見哩？胡和尚知道邢爺船到，他自然來接邢爺的。」邢侍郎著實嗟歎，說：「停會等縣官來送我，叫他把這事斷明，立案防後。」

姜副使說：「這個谷父母性極偏執，老先生到這裡，他心裡必定說是告訴老先生了。若老先生不題還可，若老先生說一說，這事就不可知了。」邢侍郎說：「既晁夫人要往學道告狀，學道正在這裡送禮，我回書中寫與學道罷。」姜副使說：「這舍親就撥雲見日，晚生代舍親叩謝。」姜副使要出席去叩謝，邢侍郎止住，罷了。

邢侍郎要起席上船，晁夫人又自己出來再三致謝。邢侍郎說去京不遠，凡有難處之事，俱許照管。又說：「那光棍誣告，我就有書與學道，老夫人這一狀是少不得的，速急該遞。」晁夫人說：「這山裡荒村，通沒有甚麼相待，該叫學生到船上送一兩程才好。他又一步不肯離我，昨日兩次往府裡考去，我都跟了他去，通象個吃奶的孩子一般。」邢侍郎說：「這正是見赤子的天性。不勞送，就這邊別過。」

邢侍郎上轎到船，放了三個炮，點鼓起身。晁鳳、晁書、晁鸞三個伏侍過的，都送到船上，叩別而回。行了數里，縣官稟送。邢侍郎叫擺船相見，請到官艙待茶。谷縣公必料邢侍郎替晁家講這件事，心裡想道：「若邢侍郎不講便罷，若是時，要著實番起招來，把晁梁立刻斷了回去。」幸喜姜副使囑付過了，邢侍郎絕口不言，只說：「這晁老先生在日，原是舊東家，極蒙相愛，經臨其地，到他墓上一奠，喜得還有一子，也令人悲喜交集。凡他家中之事，望都推分垂青。」谷縣公說道：「是。拳拳謹領。」邢侍郎亦再無別言而去，谷縣公對著左右說道：「便宜他！我說邢爺一定替他講這事，誰想一字不題。」縣公坐船回去。

邢侍郎把魏三冒認之事，自己晁家相處之情，說晁夫人要自己出官告狀，備細寫在學道回書之內。徐宗師拆開看書，不勝詫異。過了兩日，只見一人跪門遞狀，徐宗師喚入。方到台口，徐宗師問說：「你是晁鄉宦的家人晁鳳？告的是甚麼事？」晁鳳說：「告的冤苦事，老爺看呈子就明白了。」呈上寫道：

誥封宜人鄭氏，係已故原任北直隸通州知州晁思孝妻，呈為積棍冒認孤子嚇詐人財事：

氏夫於景泰二年三月二十一日病故，有妾沈氏懷孕五月，因族人打搶家財，蒙老公祖親臨氏家，即喚孀婦徐氏，公同合族婦女，驗得沈氏之孕是真，蒙諭徐氏看守收生。生時馳報，又蒙賜禮賜名。氏上自祖宗感戴延祀，天恩不可名狀。

今被積惡棍徒魏三突至氏家，稱言氏子晁梁係伊親子，景泰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酉時，因貧難度，受氏銀三兩，將子分娩之時即賣與氏，原銀與徐氏抱證。誑狀告縣，縣官信以為真，斷令氏子晁梁養氏終身，即許改姓回去，止著晁梁留下一子奉晁氏香火。似此以真符假，起鬻族人，離間母子，斬人血祀，絕鬼蒸嘗，冤恨難伸，伏望神明老公祖詳察！

晁梁生於十六日子時。老公祖儒學上樑回縣，時方正卯，氏已差人報聞。今伊言十六日酉時，相去已遠。既稱因貧賣子，何得又有原銀三兩存於十六年之久？種種不情，自相矛盾。伏乞清天爺台暫停片刻之冗，親提魏三並徐氏質審，自見真情。投天呼籲上呈。

宗師看了呈子，問道：「你主母在那裡？」晁鳳說：「見在門外。」宗師說：「請回下處，我提人親審。」晁夫人合晁梁都回到下處。

徐宗師次早即僉了牌，差人提魏三、徐氏、晁思才、晁無晏，限次日投文聽審。牌上硃批：「如違限一日，縣差與原差各重責二十板革役。」晁夫人又差晁書家去照管徐老婆的頭口。

學道文書下在縣裡，谷縣公恨得咬牙切齒，只得與他出了票拘人。這魏三恃著縣公問過，倒不放在心上。倒是這晁思才、晁無晏兩個是領過徐宗師大教的，倒覺有不勝恐懼之至，都面面相覷，說道：「這可是沒要緊！這事與我兩個何干？把我們呈在裡面。這不有屈難伸麼？」晁無晏道：「這再無二話。這一定是七爺，你前日陪著審官司的時候說了那幾句閒話，有人傳到他耳朵裡，所以把咱都呈上了。」晁思才道：「二官兒，你沒說麼？沒的光我說來？」晁無晏道：「你看七爺！我要沒說，他到不呈告我了。」差人拘齊了人，僉了批。眾人打發了差人的常例，連夜回到夏津，依限次早投了文。掛牌晚堂聽審，各人暫回下處。

且說武城縣的任直，挾著幾匹廠網在街上賣，撞見晁鳳，問說「你在這裡做甚？」晁鳳將魏三認兒的事情仔細告訴了一遍。任直問說：「這個相公今年十幾了？」晁鳳說：「十六了。」任直掐著指頭算了一算，說道：「景泰三年生的，——是幾月？」晁鳳說：「是十二月十六日子時。」任直又沉吟了一會，問道：「就是才聽審的魏三呀？」晁鳳說：「可不就是他麼。」任直說：「他

如今縣門口賣酒，開糧食舖子哩。」晁鳳說：「就是。」任直說：「他這一定有人挑唆，不然，就是待詐錢。我且去賣綢，趕晚堂，我來陪你。問明了就罷，不問明，我叫這光棍死不難！」晁鳳說：「你在這裡做甚麼？」任直說：「我家裡閒空沒的做，頓了幾匹廠綢來賣，通賣不出去。我也使性子，正待回去哩。」晁鳳說：「日西沒事，仗賴你來陪俺一陪極好，我專候著。」晁鳳別了任直，回到下處，吃了飯，都來道前候審。

徐宗師放炮開門，喚進聽審人去，頭一人就叫徐氏，問說：「我記得當初曾叫你同了他族裡的許多婦人驗明說是有孕，你還說是已有半肚，是個男胎。這話都是你說的，怎麼如今又有這事？」徐氏說：「從那一年臘月初一日晁奶奶就叫我去守著，白日黑夜就沒放出我來，怕我去的遠了，尋我不見。每日等著，不見動靜。直到十五日飯時，才覺的肚子疼。晁奶奶還叫了個女先等著起八字，等到十五日的二更天還沒生。晁奶奶打盹，我說只怕還早，叫我拉著個枕頭來，我說：『奶奶，你且在這熱炕上睡睡，待俺等著罷。』天打三更，晁奶奶睡夢中說話，就醒了，說：『梁和尚那裡去了？』俺說：『沒有甚麼梁和尚。』晁奶奶說：『我親見梁和尚進我房來與我磕頭。他說：『奶奶沒人伏侍，我特來伺候奶奶。』我說：『你是個出家人，怎麼好進我臥房？』他逕往裡間去了。』晁奶奶正說著，裡間裡就孩子哭。我接過來看是個兒子，我說：『奶奶大喜，是個小相公！』女先刻了八字，正正的子時。十六日清早，晁奶奶就叫我來報與老爺知道，老爺起的名字是晁梁。晁奶奶說：『我夢見梁和尚，正算計要叫他是晁梁，怎麼大爺可的起了這個名字！』

徐宗師說：「夢見梁和尚是怎說？」徐氏道：「這梁和尚是晁奶奶家的門僧，在通州香岩寺出家。那魯被人殺了的晁源曾坑了這梁和尚的六百多銀子，晁奶奶知道了，替晁源還了那和尚的銀子，後來又從晁源手裡要出原銀。晁奶奶也沒收，就捨在那寺裡買穀常平糶糶，如今支生的夠十萬多了。那梁和尚發願要托生晁家做兒，補報晁奶奶的恩。梁和尚十二月十六日子時那裡坐化，這裡是十二月十六日子時下地。這事奉過旨，替梁和尚建的塔，修的寺院，差司禮監親自御祭。梁和尚的真身還不曾葬，留得遺言，等他自去葬他哩。這事這們有憑據的。他說是他的兒，臘月十六日酉時生的，晁奶奶使我拿了三兩銀子，買了他的來。我說：『若起初曾見他一面，滴瞎了雙眼！曾到他家，跌折了雙腿！』縣官喚我說誓。」

宗師說：「過去。」叫魏三。宗師看了他幾眼，說道：「你說晁梁是你的兒子，他那些象你？」魏三說：「老爺豈不說『居移氣，養移體？』他住的見是甚麼房子？吃的見是甚麼東西？穿的見是甚麼衣服？這要象小的，怎麼得象？若叫他跟著小的過幾時窮日子，情管就象小的了。」宗師說：「你卻指甚麼是你的確證？」魏三說：「交銀子與小的，抱孩子去的，都是這徐氏。這徐氏是活證。還有他原銀為證。」宗師說：「他因何就問你買？你卻因何就肯賣與他？」魏三說：「他家鄉宦死了，晁源被人殺了，族裡人搶他的家事，這都是老爺問過的。他把個丫頭裝著懷孕，要尋一個新生的孩子，當是自己親生的，哄那族人。這徐氏因平日也都認識，他見小的媳婦子懷著孕，他說：『你窮窮的，養活著孩子，累著手不好掙飯吃，我給你尋一個好主子，替你養活著，就不拘待多少年，脫不了還是你的兒子。我叫我給你三兩銀子，你又做好生意的本錢。』小的實是窮的慌了，應承了他。及至臨月的時候，徐氏白日黑夜守著，等到十二月十六日酉時，果然生的是個兒。徐氏使了塊布子裹了裹，揣在懷裡，臍也沒斷，就抱的去了。」宗師問：「你那孩子身上也有些甚麼記色沒有？」魏三說：「天已點燈的時候，忙忙的，那裡看有甚麼記號！」宗師說：「十二月的酉時也還是大亮有日色的時候，怎就看不見記號？」魏三說：「那臘月短天，怎麼得有日色？」

宗師說：「那三兩銀子是幾時交與你的？」魏三沉吟了片刻，說：「徐氏抱了孩子回來，與了小的三兩銀子。」宗師說：「給你銀子的時候是幾時？」魏三說：「天有起鼓了。」宗師說：「你那原銀在那裡？」他從腰裡掏肚內取出一封銀來。宗師問說：「這是徐氏給你的銀子麼？」魏三說：「就是。小的拆也不拆，原封未動。」宗師問說：「你為甚麼不動？」魏三說：「小的料得後來要合氣，所以留著原銀，好為憑據。」

宗師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我把你這個光棍奴才！你在我手裡支調！拿來棍上來夾起！」魏三說：「老爺。縣官問得至公至明，徐氏合晁梁一些也沒有閒話，斷的叫晁梁侍奉他這養母終身才許他改姓回去，還叫他留下一個兒子奉晁家的香火。老爺若討與小的這個兒子，是老爺天恩；若不討與小的，小的饒不得兒子罷了！難道還夾小的不成？」宗師說：「快著實夾起來！」

十二個皂隸兩邊攏起，每邊敲了三十狼頭。只見一個人跪在大門外面，宗師看見，一聲叫那跪門的進來，卻是任直。宗師問說：「你是甚麼人？因甚跪門？」任直說：「小的是武城縣人，原起先年曾當鄉約，如今頓了幾匹廠綢，趕老爺考棚好賣。適遇著這件官司，小的偶然站住看看，見老爺夾這魏三，已是知道老爺明見萬里了。但證不倒他，明日老爺行後，他據了縣裡的審單，這事就成了疑案。老爺只問他景泰三年他在哪裡？景泰三年十二月他曾否有妻？叫他回話，小的合他對理。」

魏三套著夾棍，只是磕頭，說：「小的該死！」任直說：「你景泰元年十月搶奪韓公子的銀子，問了黃山館驛的三年徒刑；你景泰四年十一月才回武城；景泰六年正月，你才娶了劉游擊的使女。這景泰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酉時，這徐氏抱去的孩子，你是做夢麼！」宗師著實的駭然，問道：「魏三，你怎麼說？」他只是磕頭，說道：「小的沒的說，『飯飽弄箸』，是死催的。」宗師說：「你一定有人主使才做這事！你實說，你的主意為何？」他只磕頭，不肯實說。宗師又叫使槓子敲打，打了五十。他方說：「老爺鬆鬆夾棍，待我實說就是。」宗師說：「我叫人與你鬆了夾棍，你卻要實說，若不是實話，我再夾起來，一頓就要敲死！」叫人且把夾棍鬆了。

魏三說道：「因那一日新秀才送學，都先到縣裡伺候簪花。這晁梁的族人晁無晏、晁思才都在小的酒舖等候吃酒。晁思才說：『咱給他做滿月，分地給咱，這能有幾日？如今不覺的十六歲了，進了學，這日子過的好快！』晁無晏說：『那魯徐大爺說他有些造化，只怕他是不可知的事。』晁思才說：『咱家多答給他算算，有些好處，也是咱的光彩。』晁無晏說：『我就不記的他甚麼時。』晁思才說：『我記的麼。景泰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酉時生的。』晁無晏說：『只這三奶奶頭裡進了學就是造化！要是三奶奶沒了，他還是個白丁，我也還有三句話說。如今進了學，這事就做不的了了。又尋了這們一門丈人，越發動不得秤了。』晁思才說：『他就不進學，這事也說不響了。那魯徐大爺替他鋪排的，好不嚴實哩，你怎麼弄他？』晁無晏說：『那麼，我說他那魯是假肚子，抱的人家孩子養活，攪得他醜醜的，這家財還得一半子分給咱。』小的綽了這口氣，記的他十六歲，十二月十六日酉時生。小的又問別說：『他是前街上李老娘收生的？李老娘是俺親戚。』晁思才說：『那是？到是那街上徐老娘收生的。』小的掏換的真了，想道：『一個女人家有甚麼膽氣，小的到他們門上澎幾句閒話，他怕族人知道，他自然給小的百十兩銀子，買告小的。』不料的就弄假成真。小的家也儘夠過過，神差鬼使的做這沒天理的勾當，只望老爺饒這狗命罷！」

宗師說：「你這奴才！不是我問出真情，這一家的祀就被你絕了！」放下夾棍，拔下六根籤，三十六板。叫上晁無晏去。他跪在下面，不曾聽見魏三說是甚話。宗師也不說甚麼，拔了四根籤，叫拿下去打。晁無晏極力的辯，宗師說：「打你在魏三酒舖內那些話說得不好！」打過，宗師又向任直說：「你與這魏三有仇麼？」任直說：「沒有仇。」宗師又問：「你與晁家有親麼？」任直說：「也沒有親。只因受過晁夫人的恩，所以不平這事，故出來證他。」宗師想他：「你是那一年被傳惠、武義打的？買學田的事，就是你麼？」任直叩頭說：「就是小的。那一個約正是新時詔。」宗師說：「你如今鬚髮白了，我所以不認得你。晁思才，回去！一千人都在刑廳伺候。徐氏也回去罷。」任直說：「小的哩？」宗師說：「你還得到刑廳走一遭。」

次日，宗師將自己審的口詞情節批刑廳成招擬罪。誰知這廳官的要訣：凡奉上批詞，只該立了嚴限，叫州縣解了人來，親自與他審斷，問了上去，切不可又批州縣，把出入之權委於別人。萬一問得不如自己意思，允了轉詳，自己的心又過意不去；駁回再問，彼此的體面又甚是無光。

魏三的這件事，徐宗師已問得極是明白，又經這任直證倒，再遁不去的田地。況徐宗師親筆寫的口詞，又甚詳盡。這批到刑廳，不過是招了口詞，具一個招，加一個參語，將魏三擬一個徒刑，晁無晏擬一個杖罪，連人解將上去，定了驛分，這不是剪截的營生？誰知這刑廳索性一些也不肯擔事，即針鼻大的事情也都要往州縣裡推，把魏三這件事仍往武城縣批將下去。

那穀大尹聽見徐宗師翻了他的案，任直又證出了真情，那執拗的心性，恨不得要一口吞了晁梁合任直下去！見了刑廳的票，佯佯不理，也不說長說短，也不把魏三收監。原差稟說：「這是道里的人犯，還該送監。」谷大尹瞪了一雙白眼，望著差人說道：「他有何罪，送他到監？」就要拔簽打那差人。差人再三告稟，吩咐就叫原差保他出去。

徐宗師見三日不成上招去，一張催票行到刑廳；刑廳又行票到武城縣來。後來學道一日一催，刑廳極得魂出，谷大尹只當耳邊之風。學道又行票來，只要原人繳還上去，不要具招。刑廳愈加著極，只得差了幾個快手拿了直行票子，方把魏三提到廳去；連夜具了招詳，次早解到道里。

徐宗師把他的詳文扯將下來，用了官文封袋封了，批上寫道：「原詳帶回」四字，當時打發了差人回去。適值濟南府祖刑廳來見，徐宗師把自己審的口詞情節連了一千人犯差人守催著，要次日解報。那祖刑廳正在一家鄉宦花園赴席，還不曾上坐，拆看了文書，曉得是因東昌刑廳問不上去，宗師計較的事情。又仔細看宗師寫的口詞情節甚是詳悉，原不是難完的事件，借了鄉宦的一座亭子上，擺了一張公座，安了提硯，叫過一千人去，先叫上晁梁去問了幾聲，又叫上任直去問了幾聲，就叫畫供。魏三無力徒，晁無晏稍無力杖；餘人免供，伺候明早解道。將口辭傳進公館內叫書辦做稿，即刻等完，送到席上呈看。赴席中間，稿已呈到，刑廳叫且住了戲，借過筆硯，就在席上改定了招，做了參語道：

看得魏三智奸過鬼，計毒逾蛇。止因圖詐人財，冒認宦家孤子，究及生時不對，駕言原物無倫，本犯自己無說。至於晁梁所生之日，本犯以別罪發配在徒，且是曠夫鰥處之日，未嘗得妻，從何有子？任直之證確也。合配衝途之驛，用當郊遂之投。晁無晏圮族兇人，創謀異說，以致旁人竊聽，平地興妖，唯口啟辜，亦應杖儆。

刑廳放了衙，仍把稿傳到公館，叫人燈下寫出文來，磨對無差。祖刑廳起席回去，書辦將真文呈看。次日將一千人犯解上道去。如此迅速，徐宗師已是喜歡，且招參做得甚好。徐宗師晚堂喚審，把魏三瘡腿上又是三十六大板，發夏津縣暫監，取武城縣長解到日發界河驛三年徒罪。解夫不曾取到，魏三報已死在獄中。谷大尹甚是懷恨。

誰知晁梁合任直吉人天相，谷大尹報升了南京刑部主事，一則離任事忙，二則心緒不樂，只得也丟開一邊罷了。離了任從兗州經過，徐宗師剛在兗州按臨，便道參見，徐宗師留飯，那穀大尹還諄諄講說晁梁是魏三兒子，魏三不曾冒認。徐宗師說：「只是生晁梁的時節，他還不曾有妻；他有妻的時節，晁梁已三歲矣。」谷大尹方才紅了臉不曾做聲。可見這做官的人凡事俱要詳慎，不可任情。難道谷大尹與魏三有親不成？只是起先不與他推情細斷，據了自己的偏心，後來又不肯認錯，文過飾非，幾致絕了人家宗祀。挽救回來，倒也還該感激徐宗師才是。但不知他心下如何？